

学术前沿研究

# 译逝水而任幽兰 ——汪榕培诗歌翻译纵横谈

蔡 华◎著

Y

ISHISHUIERRENYOULAN  
WANGRONGPEISHIGEFANYIZONGHENG TA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术前沿研究

辽宁省教育厅高校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 译逝水而任幽兰 ——汪榕培诗歌翻译纵横谈

蔡 华◎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译逝水而任幽兰——汪榕培诗歌翻译纵横谈/蔡华著.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303-11927-1

I. ①译… II. ①蔡… III. ①诗歌—翻译—文学研究—中  
国 IV. ①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5560 号

---

|               |                                                                     |
|---------------|---------------------------------------------------------------------|
|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 010-58802181 58808006                                               |
|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 <a href="http://gaojiao.bnup.com.cn">http://gaojiao.bnup.com.cn</a> |
| 电 子 信 箱       | beishida168@126.com                                                 |

---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 × 235 mm  
印 张: 15.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

|           |           |
|-----------|-----------|
| 策划编辑: 杨 帆 | 责任编辑: 杨 帆 |
| 美术编辑: 毛 佳 | 装帧设计: 天泽润 |
| 责任校对: 李 菡 | 责任印制: 李 啸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 序

# 古诗英译新格律派的践行者

我与汪榕培先生相识，已有数年，期间有一些美好的记忆片段。

还是 20 世纪在西安教书的时候，陕西师大的好友陈建中老师就给我讲起过汪先生。知道先生在大连外国语学院担任院长，利用极为繁忙的教学与行政工作之余，从事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工作，屡有新译，成就斐然。后来，建中去了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工作，追寻先生和自己的理想，但不幸早逝于英年，诚为憾事。再后来我也离开了古城，到了南开大学，又听说汪先生已经从院长的职务上退了下来，在苏州大学任课。大约与之同时，张后尘老先生也从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主编的位置上退下来，移居北京，在高教社创办《中国外语》学刊，蜚声全国，乃至海外。两位老先生对事业的忠诚，有目共睹，他们从学术的盛年一直执着地追求到灿烂的黄昏而毫不懈怠的精神，令我感动。知道学问乃学者一生的事业，当以毕生精力践行之，方不愧青年时候的雄心壮志。

记得与汪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 2001 年在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筹备召开第一次典籍英译研讨会的前夕。先生一见我就兴奋地告诉我，苏州大学已聘他为博士生导师，可招收典籍英译专业的博士生，而我则为苏州大学和汪先生双方而由衷地高兴，因为这是一件双赢而且互惠的事业。那一次，先生那开朗乐观而又随和的性格，朴实大方不拘小节的风范，给我以极为深刻的印象。此后，隔年一次的典籍英译会议在全国各地召开，而我和先生以及全国各地众多专家学者翻译家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已经熟视无睹，不觉为奇了。然而最值得纪念的一次，却是

2005年5月在大连理工大学召开的第三次典籍翻译研讨会，先生电话约请我主持闭幕式。我在博士答辩结束的当天连夜乘飞机赶到大连。第二天上午，阳光明媚，鲜花吐艳，经过杨自俭、汪榕培等先生的精心安排，包括许渊冲、江枫先生在内的老翻译家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握手言欢，全场掌声雷动。那一刻，真是长幼咸集，欢聚一堂，喜气洋洋，如沐春风，浓厚的学术气氛与和谐的人文精神洋溢着整个会场。想必人间乐事，莫过于此了。

事实上，在中国文化典籍的英文翻译领域，汪榕培先生除了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还是一位全面的翻译家。他的翻译具有研究性，阶段性，精选文本，以及体例完整的性质。他每一阶段研究翻译一个方面的典籍或一部典籍，往往有文本注释并有较详尽的译者序言，形成了完整的体制和鲜明的特色。这里无从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价，仅就笔者手头所有之片段资料，列出若干领域以见全豹。到目前为止，汪先生做过的典籍翻译，已涉及如下领域：

(1) 诗歌方面，从《诗经》《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包括三曹、乐府等)，到后来扩充成单行本的阮籍的咏怀诗、陶渊明的田园诗，都有译文问世，而以《英译陶诗》和《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最具有代表性。

(2) 散文方面，主要集中在道家思想文化典籍的翻译上，包括老子《道德经》和《庄子》以及与人合作的《墨子》全书的翻译。而以《庄子》的翻译最难，研究也最多，可作为其中的代表。

(3) 在戏剧方面，主要围绕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的翻译，已出版的《牡丹亭》可为其代表。译者不仅实地考察剧作家的出生地和活动场所，而且结合戏剧理论和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翻译，希望能够如期完成这一宏愿。

(4) 对于地方性文化成果的对外译介，先生也很重视，特别是结合苏州的吴文化和吴方言研究，组织学生翻译了苏州评弹和吴地民歌。这项成果，不仅对于中国上位文化的翻译是一个民间的补充，而且对于学界和译苑来说，也是当今“吴门学派”的一朵奇葩。

在诗歌翻译领域，汪先生始终是古诗英译的新格律派的践行者。

中国当代从事中国古典诗词英语翻译的总格局，大略可分为散体派、自由派和格律派三派。散体派的主张和翻译实践者以翁显良先生为代表。他的《古诗英译》注重意象和意境的传达，而忽略诗歌形式的转达，因为出句自由行笔从容，效果也很独特，可谓独树一帜。相比之下，自由派则是年轻一代翻译家的主张，它同样讲究诗歌意象与意境的

营造，讲究出句自然流畅，而不讲究尾韵的设置，但是，要求译诗句子长短有控制，且有明显的节奏感，甚至主张长诗分节和借鉴西方诗歌资源。自由派之所以淡化格律，是考虑到现代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新诗的审美特点，已经不适合格律诗的翻译模式了。不过，相对于前两派的主张和实践而言，在中国内地，目前格律派仍然占有一个近乎主流的重要阵地。

为了区别于原始的格律派，例如古典诗词本身的格律派和新诗创作的格律派，我特意用“新格律派”这样的名称，来表达一种总体的译诗倾向。这一倾向，在理论和实践上包括了“以顿代步”这样中国特有的英诗汉译的译诗理论，和将中国古典诗词译为英文的格律诗两个方面。前者以孙大雨“以顿代步”为理论先锋，卞之琳和江枫(形神兼备)分别为莎剧翻译(素体诗)和浪漫派诗歌(例如雪莱诗歌)翻译的代表和践行者，后者则以许渊冲(三美三似)、汪榕培(传神达意)为代表。诚然，许渊冲和汪榕培的理论主张和具体译法仍然有所不同，一如卞之琳和江枫也有所不同一样。此外，在中国古典诗词对外翻译的行列里，还有一大批“格律诗”翻译的忠实的执行者和坚定的信仰者。这样，就在“以诗译诗”的总体主张下，出现一个明显的三分格局，逐渐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中国学派的译诗气象。

在新格律派内部，若以汪榕培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主张为例，则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

(1)双行体式：在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语翻译中，最常见的就是格律的形式逐渐固定为双行一换韵的固定形式，虽然在本质上和英诗里的英雄双行体并不相同，但由于韵律的相似，也有一定的心理接受的基础。在个别情况下，也有一韵到底的情况出现。

(2)形式整一：译诗的句法构成和建行立句，以及对于具体诗行长短的控制，都比较讲究，从而在视觉印象上形成了基本上整齐划一的诗歌句子。只有在个别的情况下，才出现句子控制失衡的情况，而在不太长的诗歌如排律中，一般并不进一步划分诗节。

(3)典故淡化：典故的出现，是古典诗词对外翻译的一个难点，但在格律派的理论和实践中，由于古典诗词典故的累赘、晦涩或不可译的性质等，一般采用淡化或浅化的翻译策略，将典故隐去，将句子意译，这样，原始文化的意义就有淡化或消解的趋势了。

(4)主题革新：在古典诗词的翻译中，主题革新的意思包含了吸收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从而在理解和处理上向现代诗歌意义的理解过渡；

或者在表达方面，也吸收和借鉴英文诗歌的词语和意向，使得译诗的感觉具有一些英文的和现代的味道。

以上几条，只能是笔者本人的印象式的认识，很难全面而准确，也不够系统。真正有系统的研究，应当说还得读手头这本蔡华博士的《汪榕培诗歌翻译纵横谈》。在笔者看来，这本书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关于翻译家汪榕培先生诗歌翻译的第一本专论，而且因为她的写作风格和研究本身，也有值得注意之点。首先，作为选题，蔡华博士是在其关于陶渊明的诗歌英译专门研究（当然也包括了汪先生的陶诗英译研究）的基础上，逐渐转移到对其导师汪榕培先生的诗歌翻译研究上来的，而且目前只作诗歌翻译的研究，对于散文翻译则留到下一阶段再做打算。应当说这是一个有序的转移和有限制的研究题目，在资料的准备和理论的认识上，都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也许由于同样的原因，从写作的风格和方法上来说，还留有一些论文写作的痕迹和习惯，难免带有专题研究和论文汇集的性质。这种在紧张的博士论文写作完成以后，想用轻松的散文笔调尝试学术写作的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在进一步修改的时候，还可以考虑到基本线索拉通、资料与观点穿插得宜，以及各章篇幅平衡和全书进一步统一的问题。

本书的特点，概括起来看，尚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强烈的理论意识：虽然一般说来，某一个人翻译的研究专论是实证性的，但也可以有理论的研究层面。在这一方面，蔡华博士的这本书仍然使人印象深刻。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既有中西哲学化的文艺理论，也有关于诗歌翻译本身的理论，例如，除了孔子“兴观群怨”的文艺观，在谈到钱锺书“不隔”与“化境”的翻译观时，就不乏作者自己的见解。

从翻译角度而论之，所谓“不隔”，指超越语域的感知，是见性、悟理和意通。翻译范畴的“隔”与“不隔”是说翻译的达与不达。所谓“隔”，就是翻译的目的读者在阅读审美过程中有共鸣障碍；而“不隔”，就是共鸣产生的自然与流畅。诗歌翻译中原诗所抒发的情感，能使异语读者在接触译文的一刹那，与之契合，产生共鸣。（第五章）

（2）明晰的概括倾向：对于汪榕培教授的诗歌翻译，作者经过仔细的材料梳理、分析和比较，再加上自己的观察评价和总结提升，产生了清晰的理论性认识，并做出了比较明晰的概括性论述。这些概括性论述所涉及的汪先生诗歌翻译情况，有些是总体性的，有的则是局部性的。

例如，下面一段话，就是带有总体性的概括：

多年来，他坚持以“传神达意”为翻译纲领，以“诗体译诗”为翻译范式，以“非常译”为翻译策略，以“文化输出传播和交流”为翻译追求。一路走来，成为《大中华文库》收录译作最多的译者，因此成就中国典籍译介的一个难以成就的翻译境界。其中，汪榕培“非常译”的翻译思想自然成为他一切翻译活动的灵魂。（总论）

(3)有效的比较方法：本来，在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研究一个专门的译者，也可以只进行单独的研究而无须左顾右盼和东比西较，但是为了加强研究的效果和认识的深度，也可以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有些是比较文学意义上的，有些则是比较翻译学意义上的。例如，在重译的意义上，蔡华在不少地方将汪榕培的翻译与杨宪益的译文相比较，在诗歌体式和是否要加注释以及加注到什么程度最为合适的意义上，则将汪榕培的“浅化”翻译与戴维斯的“厚重”和“深化”翻译相比较。关于后者，书中有这样的论述（并长篇累牍地引述了戴维斯的注释，达数页之巨）：

与汪榕培诗意地“浅化”处理《述酒》中密不透风的典故意象相比，戴维斯“厚重翻译”的“深化”翻译风格更加别具一格。戴维斯所做的注释不断地将英语读者带到诗外的文化“训诂”境界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学术考辨和学术鉴赏。参看戴维斯洋洋洒洒的《述酒》学者性阐释，即可见汪榕培“诗体翻译”的情感“挑拨”和“对话”翻译取向的不同译效。（第三章）

最后，想就学生研究老师的学术成就的事情，发表一点感想。蔡华博士能在毕业以后，继续研究导师汪榕培先生的翻译成就，而且是一个有计划、分阶段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小而言之，这似乎只关系到典籍英译的继承和评论问题，然而就大一点说，则可能关系到在当今形势下如何进行学术继承、创造和超越的问题。笔者相信，古今学问虽然有别，但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值得注意，否则人类文明就没有延续性了。古代的学问，和财产及官位一样，自有其传承有序的沿革机制，而士农工商等职业分工和行业世袭现象，也有利于资产的积累、知识的传递和技术的精益求精。例如，古希腊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就是一路师承下来的，而中国的儒家学派从孔子到孟子，虽然不是直接继承，但中间也经过了师承关系，否则很难设想中西学问如何可以传承几千年而不衰竭。尤其是西方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一个突出贡献，可以说就在于知识技术传承和体制延续并逐渐完善的做



法，已经形成了一种机制，它最终将会影响到学术规范基础上的学术创新。

结合目前翻译学研究中的流派建设问题，甚至涉及国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与其片面地不加选择地把眼睛一律放到国外，甚至主张“非翻译书不读”（须知中国的翻译书也是书），不如在胸怀世界的时候，也要关注并立足于中国当下翻译和研究的状况，并将国内本领域突出的实践与理论成果，予以集中的关注和研究，甚至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倘若真正的能将西学落实到国学，便未始不能开宗立派，传诸国外。特别是关涉到中国文化的典籍翻译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更是不能舍近而求远，以致妄自菲薄，倒是应当密切关注中国的文化状况、汉语和其他民族的语言状况，以及典籍翻译本身给我们提出来的重大的理论问题。

或许在最佳的情况下，我们的师承关系和传承途径可以做到如下几点：

(1) 导师应当通过传道、授业、解惑等途径，将自己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学生，而学生则要尽可能多地吸收和继承导师的学问和治学方法，并主动接受其学术人格的积极影响。当然，这样说来，师承关系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面起作用的，其影响是综合的、人文的，而不应当只是技术层面的，更不应当是急功近利的。实际上，在不同的行业或不同的求学阶段（本科、硕士和博士等阶段），师承关系的表现方式以及明显程度和受重视的程度会有所不同，因而其学业和技术进展的情况也会有不同。例如，在传统戏剧表演领域就很重视师承关系，所以易于形成流派。当然，中国当代戏剧流派的形成，和近世以来京剧从文人创作型为主到名角表演型为主的历史性转变，也很有些关系。

(2) 对于导师的翻译实践所擅长的学术活动领域，包括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学生应当有所了解和认识，并且尽可能地怀着浓厚的兴趣去把握，尤其是把握其要点与精髓。大而言之，这种途径是通过认识导师学问和见解的经验层面进而深入其理论基础的一把钥匙，不可轻看；小而言之，则包括导师的文笔和译笔在内的方法和规范应当尽量继承下来，否则一切实质的有形的超越就会成为泡影。联想到近年来翻译领域以理论为主而评论次之，言谈与评论者众而好的译者难求的奇怪现象，重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感动人的例子，就是罗新璋先生当年为了学习翻译，除了通过书信等形式从道理上请教傅雷先生之外，曾经把傅雷的整部译作一字不落地抄写在原著的字行

中间，以便反复对照和琢磨。这种吃苦的精神和扎实的学风，是深入理解译事精髓和提高翻译水平的基本功所在，令人敬佩，也值得继承和发扬。

(3)就理想的情况而言，在理论观点上继承一个人或某一家的学问，不但有一个深入理解以至于渐悟或顿悟的过程，而且有一个经过长期积累使学问底子加厚加深的过程，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长期读书思考去扩大知识面并加强联系和理解；另一方面，则要通过积极参与导师的学术活动和研究项目，在耳提面命和悉心指导下摸索前进，直到有所成就。不仅如此，整理和研究一个人的书籍、论文和资料，以及收集有关的生平传记和学术历程，探索其学术渊源和治学之道，都是有效的和有机的继承学统与充实自己的途径。当然，此类活动的参与和组织不一定限于本师本派的弟子，但是，作为一种常规的继承途径和研究方法，即便在现代教育的体制内和个人的治学习惯中，毕竟也不应加以排除和排斥。虽然现代的学术和古典的有所不同，而文科和理科以至于每一学科都可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要求，但是，在总体上，则需要一种继承和发扬，哪怕是近距离的继承和发扬（这与所谓的“近亲繁殖”不是同一个概念），而不是在无形中中断或者人为地割裂学术的传统及其演进的历程，或者干脆将个人成就和上述过程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总体说来，导师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和传承体制。在现代正规的高等教育体制内，导师制是集体授课和信息资源社会化等现代教育形式的一种补充和纠正。作为更具人文性和人性化的传承和教育方式，导师制本身也是与书院教育和自学成才相互兼容的一种高级研修形式，而未必要视为陈旧的私人办学的一脉相承。退一步而言，即便秉承家学和私学传统，也曾经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教育方式，而尊师重道继承师业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诚然，现代正规教育和学位教育在方式和实质上与古代的传统教育已有区别，而现代的知识创新和积累与更新的速度也非昔日可比。但是，我仍然相信，在当前学风教风普遍比较浮躁，不顾条件和基础，侈谈创新几乎成风的学术氛围中，特别是在考虑中国翻译学派究竟能否建立和如何建立的语境中，强调师承关系的正常化与优化和学术继承的有效性等问题，无疑是一个合适的话题，也是一条建设性的思路。当然，这里不是要强调私人关系或师徒之谊，也不是主张坐井观天囿于门户之见，而是强调要有合作精神和创新机制的形成、健全和发挥作用，就要有良好的学风和

师生关系，要有实质性的传承和学术互惠；教师要鼓励学生在学术上提出新异的甚至反对的意见，而学生也要有敢于超越导师的道德勇气和学术能力；同时，还要继续倡导转益多师，兼收并蓄，融会百家，大胆创新。这些都是常识，就不再絮叨了。

祝愿汪榕培先生在典籍翻译事业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希望蔡华博士能在继承师业和研究译学方面再攀高峰！

王宏印

2009年2月20日午夜  
于南开大学龙兴里寓所

## 前 言

---

古往今来，文学翻译译介因地、因时、因人而异论争迭起，莫衷一是。

对于文学翻译即损失的说法，典籍译家汪榕培很“不以为然”。特别是他选择翻译的典籍诗歌对象常常是前有译者，尤其是当译者是杨宪益这样的翻译大家时，他也知难而译。恰恰因为汪榕培酷爱中国典籍诗歌，恰恰因为他精通英语语言文学，恰恰因为他挚爱翻译工作，恰恰因为他醉心中英文化交流，恰恰因为他借鉴中西古今文论精神，恰恰因为他秉承“前译之见，后译之师”的翻译伦理，恰恰因为他“译可译，非常译”的翻译策略，恰恰因为他追求“积累、沉淀与创新”的翻译境界，他的翻译成就毋须彰显，译智自现。

文学翻译科学兼艺术的双重属性指向原文与译文意韵动态对等的翻译结果。文学翻译动态对等往往得“译”于“境与意会”。汪榕培翻译中国典籍诗歌作品常常是厚积薄发。“厚”在语言文化素养，“薄”在“积累创新轻译”，语际译往见“轻”译，文学翻译佳译取决于译者决胜于原文和译文之外的“非常译”翻译“轻”功。

汪榕培躬身中国典籍英译实践多年，译定思译，他总结了其翻译体悟，提出了“传神达意”，“译可译，非常译”，“文化摆渡”等翻译主张。

典籍英译学科要发展，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出版单位的扶持仅仅是发展环境中的软环境，典籍译界的专家资源是典籍英译发展的硬设施。然而，令人伤感的是，越来越多的资深翻译工作者年事已高，逐渐淡出典籍英译领域，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后继乏人初见端倪，这样的严峻现实不容盲目乐观。

译介后辈已经意识到典籍英译的断层现象，并开始保护典籍英译前辈的翻译成就和翻译经验。同时，他们努力强化自身翻译素质，挖掘个体翻译潜能，尽快地与典籍翻译工作接轨。本着这样的愿望，本着对恩师的敬重，我执着地选择了以汪榕培典籍翻译现象作为我研究的课题。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国家政策的推力、出版机构的协力和译介人士与时俱进的努力汇聚一处，中国典籍英译学术资源的抢救和应用才能收到时效。

# 目 录

|                                          |         |
|------------------------------------------|---------|
| 总 论 .....                                | ( 1 )   |
| 翻译标准多元化 .....                            | ( 3 )   |
| 第一章 声韵别样译 .....                          | ( 7 )   |
| 以韵促译的汪译陶诗 .....                          | ( 9 )   |
| 再议“以韵促译”——汪榕培其译如其人 .....                 | ( 15 )  |
| 声韵相关何处是,“通感”遥指“陌生化”——汪榕培韵体<br>译诗之后 ..... | ( 25 )  |
| 第二章 诗歌中西译 .....                          | ( 43 )  |
| 从陶诗的悲情论诗体译诗的净化功能 .....                   | ( 45 )  |
| 诗体译诗——“诗可以愤”的翻译解构与建构 .....               | ( 62 )  |
| 第三章 对话补偿译 .....                          | ( 81 )  |
| 字句成诗话汪译——秘响旁通的对话性翻译 .....                | ( 83 )  |
| 汪榕培古诗英译中的损失与补偿刍议 .....                   | ( 110 ) |
| 第四章 借鉴开拓译 .....                          | ( 131 ) |
| “永远未完成”——翻译之“轻”,复译之“重” .....             | ( 133 ) |
| 英译乐府诗中的“视域融合”翻译观 .....                   | ( 143 ) |
| 第五章 译者译而论 .....                          | ( 153 ) |
| 读汪译《形影神》,辨“传神达意”观 .....                  | ( 155 ) |
| “不隔”悄然“化境”——汪榕培文化翻译践行 .....              | ( 174 ) |
| “译可译,非常译”的“形美”表述 .....                   | ( 197 ) |
| 附录一 心系典籍,情依翻译——访谈汪榕培老师 .....             | ( 214 ) |
| 附录二 汪榕培教授译著作品编录(1982—2010) .....         | ( 219 ) |
| 后 记 写作是一种缘分 .....                        | ( 227 ) |

# 总 论





## 翻译标准多元化

从上海外国语学院和复旦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汪榕培一直在英语教学第一线工作。作为从事英语教育几十年的英语专家，在辛勤耕耘、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汪榕培始终没有放弃自我的耕耘和专业追求，科研成果斐然。20世纪90年代初，在英语文学和词汇学方面造诣深厚的汪榕培又自我挑战，涉猎汉英翻译领域并一译而不可收，其诗歌、散文和戏剧无往而不译，无译而失理，成为中国典籍英语翻译学界的一座高峰。

汪榕培翻译成果斐然，成功入选中国典籍翻译丛书《大中华文库》的译作就多达7种，这7种译作囊括诗文曲赋文学体裁。其中汪榕培对诗歌翻译情有独钟。他的诗歌翻译作品《英译陶诗》《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就是《大中华文库》选用译作；他的《诗经》也一版再版。汪榕培诗歌翻译成果无论是从数量上（近千首），还是从质量上（译诗四部中的两部入选《大中华文库》）都完全可以构成本书汪榕培诗歌翻译论题分析和观摩的对象。

文学翻译界有言在先，“翻译即损失”。汪榕培常常“不很以为然”。特别是他诗歌翻译的对象，如《乐府诗精华》，常常是前有众译者，尤其是当译者是杨宪益这样的翻译大家时，他也知难而译。恰恰因为汪榕培酷爱中国典籍诗歌，恰恰因为他精通英语语言文学，恰恰因为他挚爱翻译工作，恰恰因为他醉心中英文化交流，恰恰因为他借鉴中西古今文论精神，恰恰因为他秉承“前译之见，后译之师”的翻译伦理，恰恰因为他“译可译，非常译”的翻译策略，恰恰因为他追求“积累、沉淀与创新”的翻译境界，他的翻译成就毋须彰显，译智自现。

古往今来，文学翻译译介因地、因时、因人争辩迭起，论论不休，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这样的译界学术氛围为文学翻译实践的丰富、提升和优化，为文学翻译理论的建构与拓展，创造并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论而辩之，久而久之，学界同仁逐渐形成了一定共识，关键性共识之一即文学翻译是科学，也是艺术，于是文学翻译“既科学，也艺术”的翻译实践表现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翻译结果中的集大成者。既然文学翻译以科学性兼艺术性的精神为上，那么“似有译，若无译”的